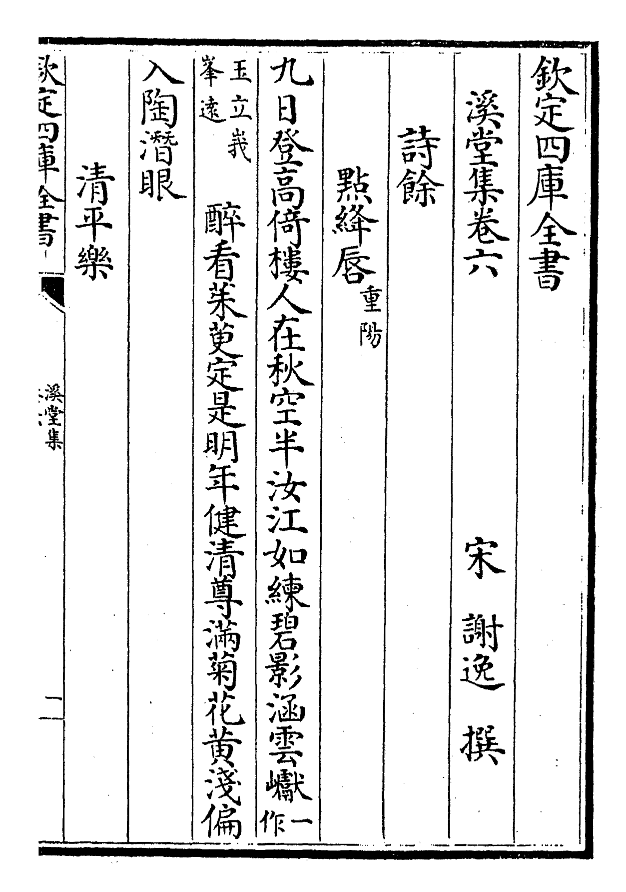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溪堂集卷六

宋 謝逸 撰

詩餘

點絳唇 重陽

九日登高倚樓人在秋空半汝江如練碧影涵雲巘一作玉立峩峯遠 醉看茱萸定是明年健清尊滿菊花黄淺偏入陶潛眼

清平樂

花邊柳際已漸知春意歸信不知何日是舊恨欲拚無計　故人零落西東題詩待倩歸鴻不似多情芳草年年處處相逢

浣溪紗

暖日温風破淺寒短青無數簇幽蘭三年春在病中看中酒心情長似夢探花時候不曾閑故園芳信隔秦關

採桑子

楚山削玉雲中碧影落沙汀秋水澄凝一抹江天鴈字橫　金錢滿地西風急紅蓼煙輕簾外砧聲驚起青樓夢不成

前調

冷猿寒鴈淮山遠風晨青帘飛雪薦纖莫道空中是撒鹽　到時乾鵲喧梧影曉捲疎簾彩服廵簷索共梅花笑語添

減字木蘭花

荷花風細乞巧樓中凉似水天幕低垂新月彎環淺暈眉　橋横烏鵲不負年年雲外約殘角疎鐘腸斷朝霞一縷紅

前調　雪

踈踈窸窸簷蔔林中飛六出妬舞欺梅悠颺隨風去却回　遥岑玉刻不見雲中浮寸碧夜色清妍庭下交光月午天

醉桃源

花枝破蕾柳梢青春寒拂面輕一眉新月影三星銅荷
燭燼零　低鳳扇晨霓旌珊珊環佩聲坐間誰識許飛
瓊劉郎仙骨清

前調

晨光曉色掃簷晶寒齋蝶夢驚亂飄鴛瓦細無聲遊揚
柳絮輕　書幌冷竹窻明柴門只獨扃一樽濁酒為誰
傾梅花相對清

菩薩蠻　春晝

縠紋波面浮瀲灩蒲芽出水參差碧滿院落梅香柳梢初弄黃 衣輕紅袖皺春困花枝瘦睡起玉釵橫隔簾聞曉鶯

武陵春 送任民望

拍岸葡萄江水碧柳帶挽歸艎破悶琴風遶袖涼簌簌楝花香 淡煙疎雨隨宜好何處不瀟湘願作雙飛老鳳凰莫學野鴛鴦

西江月 木芙蓉

曉艷最便清露晚紅偏怯斜陽移根栽近菊花傍蜀錦

翻成新樣　坐客聯揮玉麈歌詞細琢文章從今故事

記溪堂歲歲攜壺共賞

前調

青錦纏縧佩劒紫絲絡轡飛驄入關意氣喜生風年少

胷吞雲夢　金闕日高露泫東華塵軟香紅爭看荀氏

第三龍春暖桃花浪湧

前調賦箏

寶柱橫雲鴈影朱絃隔葉鶯聲風生玉指曉寒清宮樣輕黃袖冷　飲罷尚留餘意曲中自有深情歸來江上數峯青梅水橫斜夜永

前調

花額上堆翠篠遠山橫翠星䏑絳宮深瑣暮雲浮月破黃昏時候　誰謂霞衣玉簡便辜彩鳳秦樓桃源不禁昔人遊曾是劉郎邂逅

前調代人上許守生日

滴滴金盤露冷蕭蕭玉宇風清長庚入夢曉窗明淡月微雲耿耿　松竹五峯秋色笙歌三市歡聲華堂開宴擁娉婷天上人間共慶

前調　陳倅席上

窄袖淺籠溫玉修眉淡掃遥岑行時雲霧繞衣襟步步蓮生宮錦　菊與秋煙共晚酒隨人意俱深尊前有客動琴心醉後清狂不禁

玉樓春　上王守生日

横塘暈淺琉璃瑩綠葉陰濃庭院靜櫻桃熟後麥秋涼芍藥開時槐夏永　蓬萊客下紅塵境青羽扇低搖鳳影庭前玉樹一枝春香霧和煙新月冷

前調

箇中懷抱誰排遣側側輕寒風翦翦細思梅藥晚香濃爭似柳梢春色淺　嫦娥道字歌聲軟醉後微渦回笑靨更無阜氏白頭吟只有盧郎年少恨

前調

弄晴數點梨梢雨門外畫橋寒食路杜鵑飛破草間煙蛺蝶惹殘花底霧　東君着意憐樊素一段韶華都付與粧成不管露桃嗔舞罷從教風柳妬

鷓鴣天中秋賞月

金莭平分院落涼黄昏簾幕卷西廂冰輪碾碎粼粼碧玉斧修成瀲瀲光　低照戶巧侵床錦袍起舞謫仙狂鵲飛影裏觥籌亂桂子風前笑語香

前調送別

水濶天低鴈字横小春時節晩寒清梅梢月上紛紛白竹塢風來冉冉輕　人似玉酒如澠入關意氣喜風生坐中有客聮鑣去誰唱陽關第四聲

前調

紅暈香腮粉未匀梳粧閒淡稱精神誰知碧嶂清溪畔也有桃花一朶春　眉黛淺為誰顰莫將心事付朝雲坐中有客腸應斷忘了酴醾架下人

鵲橋仙

蝶飛煙草鶯啼雲樹滿院垂楊陰緑輕風飄散杏梢紅更吹皺池波如縠　珠簾日晩銀屏人散樓上醉横霜竹一春若道不相思縁底事消紅褪玉

南鄉子

淺色染春衣衣上雙雙小鴈飛袖捲藕絲寒玉瘦彈碁贏得樽前酒一巵　冰雪拂胭脂絳蠟香融落日西唱徹陽關人欲去依依醉眼横波翠黛低

虞美人　七夕

風前玉樹瑲金韻碧落佳期近踈雲影裏鵲橋低簷外一彎新月印修眉　星河漸曉銅壺噎又是經年别此情莫與玉人知引起舊家離恨淚珠垂

前調

角聲吹散梅梢雪踈影黄昏月落英㸃㸃拂欄干風送清香滿院作輕寒　花甆羯鼓催行酒紅袖摻摻手曲聲未徹寶杯空飲罷香醺翠被錦屏中

前調

碧梧翠竹交加影角簟紗厨冷疎雲淡月媚横塘一陣荷花風起隔薰香　鴈横天末無消息水濶呉山碧剌桐花上蝶翩翩惟有夜凉清夢到郎邊

踏莎行

柳絮風輕梨花雨細春陰院落簾垂地碧溪影裏小橋横青帘市上孤煙起　鏡約關情琴心破睡輕寒漠漠侵鴛被酒醒霞散臉邊紅夢回山蹙眉峯翠

臨江仙 會飲

玉樹臨風肎欲散黄昏約馬嘶庭幽歡未盡有餘情瓊糜方一啜銀燭已雙擎　坐久香津生齒頰何須五斗消酲艷歌聲裏醉魂醒明年思此會旌斾想登瀛

前調

木落江寒秋色晩颼颼吹帽風清丹楓樓外擣衣聲登高懐遠客山影鴈邊横　露染宫黄庭菊淺茱萸煙拂紅輕樽前誰整醉冠傾酒香醺臉上落日斷霞明

蝶戀花

荳蔻梢頭春色淺新試紗衣拂袖東風軟紅日三竿簾幕捲畫樓影裏雙飛鷰　攏鬢步揺青玉碾輕淥花枝柰葉蜂兒顫獨倚闌干凝望遠一川煙草平如翦

青玉案

蘆花飄雪迷洲渚送秋水連天去一葉小舟横别浦數聲鴻鴈兩行鷗鷺天淡瀟湘暮　蓬窓醉夢驚蕭鼓回首青樓在何處柳岸風輕吹殘暑菊開青藥葉飛紅樹江上瀟瀟雨

千秋歲

楝花飄砌蔌蔌清香細梅花過蘋風起情隨湘水遠夢遶吳峯翠琴書倦鷓鴣喚起南窓睡　密意無人寄幽恨憑誰洗修竹畔疎簾裏歌餘塵拂扇舞罷風掀袂人散後一鈎淡月天如水

江城子

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颭殘紅野渡舟横楊柳緑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　夕陽樓外晚煙

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

前調 送別

一江秋水別灣灣繞青山玉連環簾幕低垂人在畫圖間閑把琵琶尋舊曲彈未了意闌珊 飛鴻數點拂雲端倚欄看楚天寒擬倩春風吹夢到長安恰似梨花春帶雨愁滿眼淚闌干

驀山溪 月夜

霜清木落深院簾櫳靜池面捲輕波瑩香冰一奩明鏡修筠拂檻疎翠晚嬋娟山霧斂水雲收野濶江天迥紫末句原本脫二字今據毛晉所選溪堂詞增正　紅消褪玉酒面風前醒羅幕護輕寒錦屏空金爐香冷星横參昴梅徑月黄昏清夢覺淺眉顰窓外横斜影

如夢令

花落鶯啼春暮陌上緑楊飛絮金鴨晚香寒人在洞房深處無語無語葉上數聲疎雨

前調

門外落花流水日暖杜鵑聲碎蕃馬小屏風一枕畫堂春睡如醉如醉正是困人天氣

點絳唇

金氣秋分風清露冷秋期半蟾光滿桂子飄香遠　素練寛衣仙仗明飛觀霓裳亂銀橋人散吹徹昭華琯

浣溪紗

樓閣簾垂乳燕飛圓花細細點清溪薫風破悶晚凉時

玉軫琴邊蘭思遠霜紈扇裏翠眉低採藍衫子鬧蜂兒

清平樂

曉風殘角月裏梅花落宿酒醒時滋味惡翠被輕寒漠漠　夢回一點相思遠山暗蹙雙眉不覺肌膚瘦玉但知帶減腰圍

採桑子

氷霜林裏爭先發獨壓羣花風送清笳更引輕烟淡淡

遮　抱牆溪水彎環碧月色清華踈影横斜恰似林逋

處士家

菩薩蠻

暄風遲日春光鬧蒲萄水緑揺輕棹兩岸草烟低青山

啼子規　歸來愁未寢黛淺眉痕沁花影轉廊腰紅添

酒面潮

卜算子

烟雨冪横塘紺色涵清淺誰把并州快剪刀剪取呉江

半　隱几岍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心共

孤雲遠

　謁金門

簾外雨洗盡楚鄉殘暑白鷺影邊霞一縷紺碧江天暮

沉水烟横香霧茗椀浅浮瓊乳卧聽鷓鴣啼竹塢竹

風清院宇

　好事近

疎雨洗烟波雨過滿江秋色風起白鷗零亂破嵐光深

碧　荻花楓葉只供愁清吟寫夲寂吟罷倚欄無語聽

一聲羌笛

醉桃源

風飄萬點落花飛殘紅枝上稀平蕪葉上淡烟迷那堪

春鳥啼　風細細日遲遲輕紗疊雪衣多情多病懶追

隨玉人應恨伊

武陵春　恭

畫燭籠紗紅影亂門外紫騮嘶分破雲團月影虧雪浪

皺清漪　捧盌纖纖春笋瘦乳露泛冰甆兩袖清風拂
袖飛歸去酒醒時

柳梢青　離別

香肩輕拍尊前忍聽一聲將息昨夜濃歡今朝別酒明
日行客　後回來則須來便去也如何去得無限離情
無窮江水無邊山色

西江月

落寞寒香滿院扶疎清影侵門雪消平野晚烟昏睡起

嬾勻檀粉　皎皎風前玉樹盈盈月下氷魂南枝春信
夜來溫便覺肌膚瘦損

前調

木末誰攀新蕚雪消自種前庭莫嫌開過尚盈盈似待
詩人醉咏　霜後最添妍麗風中更覺娉婷影搖溪水
一灣清粧罷晚臨鸞鏡

前調

密雪未知膚白夜寒已覺香清振芳堂下月盈盈踏碎

橫斜疎影　且醉盃中緑蟻休辭笛裏清聲東君催促子青青滋味要調金鼎

燕歸梁

六曲闌干翠幕垂香爐冷金猊日高花外囀黄鸝春睡覺酒醒時　草青南浦雲橫西塞錦字杳無期東風只送柳綿飛全不管寄相思

南歌子　春夜

雨洗溪光淨風掀柳帶斜畫樓朱户玉人家簾外一眉

新月浸梨花　金鴨香凝袖銅荷燭映紗鳳盤宮錦小

屏遮夜靜寒生春笋理琵琶

望江南

臨川好柳岸轉平沙門外澄江丞相宅壇前喬木列仙

家春到滿城花　行樂處舞袖卷輕紗謾摘青梅嘗煮

酒旋煎白雪試新茶明月上簷牙

前調

臨川好山影碧波搖魚躍冰池飛玉尺雲橫石嶺拂鮫

綃高樹竹蕭蕭　寒食近湖水綠平橋繫杏梢頭張錦
旆垂楊陰裏繫蘭橈遊客解金貂

浪淘沙

料峭小桃風凝淡春容寶燈山列半天中麗服靚粧攜
手處笑語匆匆　酒滴小槽紅一飲千鍾銅荷擎燭絳
紗籠歸去笙歌喧院落月照簾櫳

鷓鴣天

桐葉成陰拂畫簷清風涼處捲疎簾紅綃舞袖縈腰柳

碧玉眉峯媚臉蓮　愁滿眼水連天香牋小字倩誰傳
梅黄楚岍垂垂雨草碧吳江淡淡烟

玉樓春

青錢點水圓荷緑解籜新篁森嫩玉輕風冉冉楝花香
小雨絲絲梅子熟　華堂燭燼零金粟人在洞天三十
六昭華吹徹琯聲寒聲入壽觴紅浪蹙

七娘子

風剪冰花飛零亂映梅梢素影揺清淺繡幄寒輕蘭熏

烟暖催得金荷卷　游梁已覺相如倦憶去年舟渡淮
南岸別後銷魂冷猿寒雁角聲只送黃昏怨

漁家傲　漁父

秋水無痕清見底蓼花汀上西風起一葉小舟烟霧裏
蘭棹艤柳條帶雨穿雙鯉　自嘆直鈎無處使笛聲吹
徹雲山翠鱠落霜刀紅縷細新酒美醉來獨枕莎衣睡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溪堂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儁

謄錄貢生臣程廷璋

溪堂集卷七

宋 謝逸 撰

序

送汪信民序

古人之學也為道今人之學也語言句讀而已古人所以治心養氣事父母畜妻子推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非道也吾之所學固如是也讀四牡之詩得君臣之義讀常棣之詩得兄弟之義讀伐木之詩得朋友之義讀采

薇之詩得征伐之義其有為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學詩者有得於此也讀堯典之書得舜之所以事堯讀傳說之書得傳說之所以事高宗讀禹貢之書得禹貢之所以治水讀洛誥之書得周公之所以營洛其有為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學書者有得於此也以至易也春秋也三禮也孝經也論語也未嘗不學焉其有為有行亦未嘗不因其所學也甚哉今之人不善學也問其語言句讀

則曰吾嘗學之問其所為所行則曰吾不知也嗚呼語言句讀果可以為道乎哉吾友汪信民可謂善學者矣身不滿六尺而勇足以奪三軍之帥布衣藿食而享之如萬鍾之禄不出户庭而周知四海九州之務其為學無所不通而尤長於經術自丱與余遊以至擢進士為天下第一未嘗有間言今得長沙學官行且有日矣乞余言為别因以古人之學告之庶幾從其學者慕古人之學而不溺於今人之學也

臨川集詠序

山川之勝風物之美有目者皆可見有口者皆可言至于聲之筆舌曲盡其妙埀于後世而傳之無窮非工于詩者不能也臨川在江西雖小邦然瀕汝水為城而靈谷銅陵諸峯環列如屏障四顧可挹昔有王右軍謝康樂顔魯公之為太守故其俗風流儒雅喜事而尚氣有晏元獻王文公之為鄉人故其黨樂讀書而好文詞皆知尊禮搢紳士大夫自古及今遊是邦者不知其幾人

矣皆湮滅無聞獨形于篇首者可考而知也郡人鄭彥國得其詩數百首編為五卷名之曰臨川集詠後之君子欲知此邦山川之勝風物之美不必登臨周覽展卷可知也大觀四年九月十五日序

圓覺經皆證論序

荆國王文公常問真淨禪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獨圓覺經不然何也真淨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日用現前不屬古今老僧與公同入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

賔主非關時處又問圓覺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禪師易證為具謂是譯者之訛其義是否真淨曰圓覺經若可易維摩經亦可易維摩經豈不滅亦不滅受蘊取證然則取證與皆證之義亦何異哉葢衆生現行無明即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說非是文公大悦稱賞者久之自是真淨始有意為圓覺著論雖時時與門弟子辯說大旨至於落筆未遑暇也真淨既示寂而法子惠洪取其師之説潤色而成書凡二萬餘言逸嘗評

其文其理致髙妙造語簡遠如晉人之工於文生肇之徒不足多也昔司馬遷作史記述其父談之志而班固亦續其父彪之業而為西漢書古之作者著書立言以示後世豈嘗徇一已之私見哉凡以見先人之法而已洪著此論推真淨之說以明諸佛之心是亦見師之法也若夫心之精微口之所不能言者又不得傳之子雖洪且不得而論之矣予又烏得而序之哉

林間錄序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庵老人故能遊戲翰墨場中呻吟謦欬皆成文章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每得一事隨即錄之垂十年間得三百餘事從其遊者本明上人外若簡率而内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錄編為上下帙名之曰林間錄因其所錄有先後故不以古今為詮次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強故其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人皆知之明有是錄也所

至之地借觀者成市明懼字畫漫滅而傳寫失真於是刻之於版而俾余為序以傳後世余謂斯文之作有補於宗教如儉歳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豈待余序然後傳哉顧託斯文以傳不朽此余所以欲默而不能也昔樂廣清談而不長於筆請潘岳為表先作二百語以述已志岳取而次比之便成名筆時人或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今覺範口之所談筆之所錄兼有二子之美何哉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

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謝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筆肆談而書無遇而不貞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體道而然耶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覺範名惠洪筠陽人今住臨川北景德禪寺云

寛厚録序

謝子與鄉里諸君子每月一集各舉古人寛厚一事退而錄于簡册號曰寛厚錄庶幾人人勉勵相師成風如

周成王漢文帝時人也古人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云君子不欺闇室若乃口談寛厚而心存刻薄在外寛厚而居家刻薄非所敢望于諸君子也其事以所舉長幼為先後不以世次為序

記

淇澳堂記

富貴而驕貧賤而怨人之情也富貴而不驕貧賤而不怨豈人之情也哉學使之然也蓋知簞食瓢飲無以異

於擊鐘咼食草冠草履無以異於袞衣繡裳蓬户桑樞無以異於彫墻峻宇則彼之富貴此之貧賤其有異乎無有異也余是以知貧賤而怨者富貴必驕富貴不驕者未有貧賤而怨者也臨川晏宗武㓜從荆國王文公學文公名之曰防既長又以宗武字之言若淇澳所美衛武公能以禮自防者乃可宗也文公之期宗武可謂遠也已矣宗武雖生於大丞相元獻公之家而世其皇考中散之禄然朴茂温恭如山林布衣之士庶幾能踐

文公之言矣始余讀淇澳之詩見序詩者言武公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而詩獨不言其所以聽其規諫何哉及讀國語見左史倚相稱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師工之誦然後知武公之所以能以禮自防者以能聽其規諫所以能聽其規諫者以能善學故也今宗武作淇澳堂於私第又刻文公之言於其壁盖將朝夕遊居寢卧於其下想見武公之為人以

無忘文公之言其志蓋可進矣嗚呼人患不學耳苟有志於學焉古人豈遠我哉宗武誠能無忘文公之言則他日享元獻之富貴其不驕也必矣大觀二年五月十二日記

三益齋記

聰明才智之士何世無之然或作聰明恃才智偃然自大視天下莫已若者故所與遊者皆面諛悅已之人忠言讜論不聞於耳而正直剛毅之君子望望然去之矣

苟能守之以厚重養之以卑晦虛懷屈己以交天下之士則直者獻忠辯者獻說智者獻謀勇者獻決其從政則審而不妄其施令則信而易行其志慮日廣其悔吝日消故能永保其爵位令終其福祿當時頌其功名而後世仰其風采也周公相成王以師見者十人以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三十九人則昔之相天下者未始不然也介子推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

曰合二十五人之智并二十五人之力雖治天下可也況判乎則昔之佐一國者未始不然也宓子賤宰單父仲尼曰子治單父而語余所以為之者子賤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仲尼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則宰一邑者未始不然也嗚呼以周公之聖子推子賤之賢其相天下佐一國宰一邑猶且折節以下士況不為周公之聖子推子賤之賢者乎通守延

年陳公聰明才智絶人逺甚其剸裁庶事精敏開達無所凝滯雖吏牘盈庭而區别皂白咄嗟而辦至於文章翰墨乃其餘事而忠義名節蓋其家法也作齋於廳事之西以為燕息之地而名之曰三益則是不以聰明才智自賢而欲求直諒多聞之士以為益也觀公之名齋蓋有慕於古之聖賢者矣其志豈易量哉某雖愚不肖獲從公游每聽其論議觀其施設竦然異之所以警發昏憒者為不少矣退而日夕加意思念求所以廣公之

志者而胸臆約結卒無一言以為獻豈不負公名齋之意也哉既以是愧於公又書其事以告後之君子庶幾為來者之勸也

浩然齋記

學聖人之道而不知孟子不善學聖人者也學孟子之道而不知養氣之說不善學孟子者也士大夫平居燕間望其容貌肅然以正若不可屈以非義聽其論議高妙超然遠出乎塵垢之外觀其趣操淡然不以名利為

懐視天下之事無足動其心者一旦臨利害而驚事權貴而佞處富貴而驕不幸而貧且賤焉則憔悴失志悲歌自憐若天壤之間無所容其軀是何者不善養氣故也盖善養氣然後不動心不動心然後見道明見道明然後坐見孟子於墻食見孟子於羮立則見其參於前者無非孟子也大梁趙彦修生乎帝胄而好學如布衣年未三十而落筆如老成人語其志豈易量哉為安仁酒官名齋曰浩然以書走臨川求余文為記余雖未嘗

即其人考其行事徒觀其名齋之意則知善學孟子者也韓愈氏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彥修可謂知其本矣余安得而不書

介庵記

人皆知通可以合於世而不知合於世者不在乎通而在介也不擇君而仕不擇人而友不擇利而取舉斯心而遊於世何所往而不合哉然偽窮而隙生詐窮而怨生姦窮而禍生小而其身危大而赤其族也謂之合可

乎非其道不仕非其賢不友非其利不取初若不合于世也苟有合焉確乎其不可拔也屬屬乎其不可間也膠漆不足以為固也金石不足以為堅也借不合於今之世其必合于後世矣是其合果不在乎通而在乎介也伊尹傅說呂望棲遲田野之間老農之與居胥靡之與伍龍蛇魚鼈之與游若將終身焉豈期湯高宗文王之我知邪一旦褫其蓑笠褁以衮冕士大夫莫敢誰何執其手而與之謀桑陰未移而膏澤下於民矣一何合

之逮也孔子孟軻刈殺仁義之蒿萊以通大道以至齟
齬窮餓而死終無所合也然至今言道者必稽焉是乃
所以為合也吾友王立之居京城之南跬步天子之庭
而閉關卻掃不調者十年編茅以除風雨大署其牖曰
介庵信乎其介矣抑不知天將誘其衷而使合於吾君
吾相邪抑將撼頓其志氣而使其言合於後世邪合與
不合其命懸於天矣立之勉乎哉無病世之不我合也
初立之筮仕遇豫之解占者曰是謂介于石不終日貞

吉立之曰吾志也咈時以從欲瘠德以肥家不祥莫大焉吾其歸乎至是庵成命予記之遂以為記

小隱園記

環仙翁之居皆山也其東北岡巒林麓望之而雄偉即之而深秀如龍之躍如鸞之翔而欲下也以仙翁隱居于此因名之曰小隱焉依山之趾繚而為逕負山之腹敞而為堂因其窪踈而為池隆其中峙而為島顯而為亭隱而為庵跨清漪而為橋面緑陰而為軒蓋循乎逕

可以造幽谷登乎堂可以揖遠岫臨乎池可以流觴坐乎島可以垂釣亭出而遊觀庵入而燕息橋以達乎島軒以附乎亭以至嘉花美木班立乎後先幽蘭白芷馨聞乎左右禽鳥之翔鳴魚鼈之游泳雲煙之澄鮮風雨之清亮四時物象無不可樂也仙翁幅巾杖屨日與賓容逍遥其間或飲而笑歌或醉而起舞或彈琴以平心志或習射以觀威儀或倚樹而吟或枕石而卧盖將樂之終身而不厭者也嗚呼蘭亭之茂林脩竹足以益右

軍之美而平泉之草木不足以賁贊皇之章午橋之燠館凉臺足以佚晉公之老而金谷之池亭不足以葢季倫之愆是則園囿臺沼之樂必知其所以樂者然後樂其樂也仙翁年壯氣鋭時挾弓佩劒躍駿馬遊乎大梁之墟慨然以功名自任者也命不偶仕不遇退而自肆于邱林雖未嘗煉丹辟穀而人皆以翁稱之豈非毁譽得喪不動乎胷次超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如安期羡門之徒耶然則仙翁之樂知其所以樂者矣仙翁金谿人

葢朱世衡子平也

上高淨衆禪院記

天下佳山水莫富於東南有道之士廬其中者十常七八彼强有力者固不可以貨取而山川之神亦不得擅而有之何哉葢有道之士得佳山水而廬之學者皆翔集焉而斯道不孤矣山川之神雖避之百舍可也孰敢擅而有之哉茱萸山淨衆禪院葢上高佳山水處也咸通中有異僧自鄂渚茱萸山飛錫于此因得是名其後

萬載謝氏施地為院而淨衆之號治平天子始賜焉世以父子繼主院事其徒雖被褐右袒而行如駔儈飽食煖衣懐晏安之耽而不虞斗後之禍兹山之神陰欲奪其地以畀有道之士如蛾赴燭自投憲網邑大夫李侯以其姦狀聞於府而曹使君麗其罪於法杖其背而黜之一境大悦又請于朝以其院為禪林而授法席於長老順公順公得法於大愚言禪師蓋有道之士也順公既尸法席學者靡然從之屨溢户外順公曰兹山之禾

黍可以穀學者之腹而棟宇敝陋不足以待風雨學者何所托宿哉於是斬木于山礱石于江大興工役易其敝陋而一新之未幾而堂皇虛明廊廡静深晨香夕燈像設嚴肅此前日呼梟擲馬沐猴鬬狗之地也鼓板鐘魚如霆如雷百夫就食寂無履聲此前日封羊刺豕炰鼈鱠鯉之地也攝衣升堂舉揚宗教四衆圍繞得大歡喜此前日纖㜸辟纑抱布貿絲之地也院初無刻識順公懼後世無傳焉作書走臨川乞記於余余曰古者禪

律合為一後世禪律分為二故學禪者笑律而不知律中有禪學律者笑禪而不知禪中有律百丈海公禪師也而戒行峻潔不害為禪東林遠公律師也而胷懷曠達不害為律順公固兩忘於禪律之迹矣顧以此告學者庶幾不負曹使君革律為禪之意大觀二年九月十五日記

應夢羅漢記

顯謨閣待制朱公治撫之二年革北景德律寺為叢林

敢請真淨法子惠洪委以禪席余嘗與惠洪周覽寺中得古畫一束於敗壁之下展而眎之乃十八大阿羅漢也然亡其一焉是為第五喏羅尊者洪作詩嘲之曰十八聲聞解埵根少叢林漢亂山門知他何處邏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後兩月武雄副指揮使杜盃之女夢一老僧入其室杜氏曰此軍營也僧胡為來哉僧曰我非凡僧也乃北景德羅漢耳今失其侶煩迺翁為我尋之杜氏覺而診其夢盃恍然不知何等語也後數日盃與

其女過旁舍見壁間有古畫羅漢女驚曰此夢中所見老僧也葢得之以示洪洪笑曰吾詩所謂不見雲堂第五尊汝何自得之哉葢悲喜再拜為言其事又施財裝背及新其閣而居之嗚呼異哉彼羅漢者棄於敗壁之下久矣不示現於伽藍而示現於軍營不託夢於比邱而託夢於女子果何謂哉蓋非羅漢願力深重憫茲卒伍流浪苦海貪怖生死業障纏縛無解脫期所以示現於軍營而託夢於女子者豈徒然哉如文殊出光明於

河東勁悍之地而僧迦現妙相於淮泗闤闠之區是皆
聖賢之深意也昔舍衛國有男子名曰須菩提雖智慧
過人而性多嗔恚見者皆惡之或問世尊曰今此須菩
提宿造何業常懷嗔恚世尊曰此賢刼中有一比丘常
行勸化或有違忤便出惡罵以是縁業五百世中受毒
龍身雖得為人宿習不除心常含毒欲知彼時勸化比
丘惡罵者即須菩提也又迦羅衛國有男子名曰威德
生而殊妙見者皆悅之或問世尊曰今此威德宿殖何

福為衆欽慕世尊曰過去九十一刼有一人以萎花拂毗婆塔塵緣此功德九十一刼為衆欽慕欲知彼時舉花拂塔人即威徳是也且須菩提以一言之失至於五百歲後習氣不除為衆憎惡而威徳以一舉手之勞至於九十一刼為衆欽慕然則世之君子在在處處人皆愛而仰之豈非宿殖善根者乎朱公以上等根器具正眼目寂用俱真得大歡喜所至之地未嘗傴俯而人皆愛之未嘗叱咤而皆畏之自搢紳韋布以至山野小人

幽閨婦女莫不欽慕愛仰唯恐其去則知善根宿殖豈止威德一舉手之勞哉惜乎世尊入滅無得而問之今兆景德寺草律為禪未淹三月而第五尊者出此殊勝安知過去生中不與我公有大因緣也哉是為記

壽亭記

生之必死猶晝之必夜而顏淵之死孔子以為不幸何哉蓋君子有生之道而死為不幸小人有死之理而生為幸免顏淵宜生而壽者也夭而死斯為不幸矣孫升

甫敫山之隱君子也有生之道不幸而死諸孫葬于敫山之陽作亭於墓前取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故以壽名之亭成乞記於陽夏謝逸表章所以名亭之意逸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嗚

呼凡有形者未始不壊而不壊者未始有形者也刼火洞然雖大千且不免於壊而昧者乃欲保七尺之軀以為千年之計可不大哀耶彼孰知不壊者視百千萬億刼如彈指之頃耳此豈世俗之所謂壽也哉諸孫以是壽其先人則斯亭之作余無間然矣遂以為記

溪堂集卷八

宋 謝逸 撰

論

袁盎論

世之論者以謂袁盎質直好義辯論人主前挺然有忠臣之節愚獨以為不然盎陰持縱横變詐之術陽為忠直以幸人主之知快私憤於一巳賣聲名於天下此固暴悍勇鷙之小夫聞其風而悦之忠厚篤實之君子未

嘗不鄙其為人也絳侯誅諸呂安劉氏功高天下文帝見而加敬亦先王畏相之義也盎以為絳侯有驕主色不宜禮之太過幸而文帝寬厚置而不論儻秦二世隋煬帝聞此言絳侯不知死所矣又況盎兄與絳侯交游驩甚借使絳侯有驕主色盎胡不請閒而規之彼必聞而改也文帝初未嘗詢絳侯得失而盎輒以危言中之亦足以發明盎之少恩矣淮南王之遷蜀盎力爭之以謂一旦蒙犯霜露客死道傍則有殺弟之名既而淮南

王至雍而死文帝哭之哀甚悔初不用盎之言盎既不規文帝之失又從而譽之以謂淮南王之死不足悔也且以淮南王為當遷耶則盎初不宜以為非以為不當遷耶則終不宜以為是則與反覆賣國之人何異哉盎與鼂錯有隙錯議削七國七國舉兵西嚮以誅錯為名漢廷諸公相顧失色盎獨宣言於庭曰不足憂也今破矣疑若有必勝之策及景帝屏人與語但言斬錯以謝七國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既斬於東市而七國之兵不

退則是假天子之威以報私讎耳忠於國者固如是乎至如斥趙談驂乘郤慎夫人坐責丞相不下士皆有為而發非出於誠心也昔汲黯折張湯詆公孫弘灌夫侵田蚡罵程不識固有益之風矣然此兩人者以樸忠自信雖面折大臣無所阿避察其心實無他也司馬遷稱盎仁心為質引義慷慨豈知言哉

辨

毀辨

君子小人不能無毁也天下君子寡小人多故君子得毁常多而小人得毁常寡也叔世之士溺於俗學見道不明用心不剛謍毁未嘗出於好惡之公心而一徇於流俗之私情有人焉卓然拔乎流俗之中推好惡之真情公天下之毁謍庶幾乎天下適於正矣而小人不便於己也沮毁排陷同然一辭平居抵掌議論恨不即其人唾其面而辱之嗚呼為君子者何獨不幸於世哉世之議者以謂揚雄之解嘲韓愈之釋言不作可也作之

則近乎隘余獨以為不然孔子固嘗毀於長沮桀溺矣未嘗不辨也其言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固嘗毀於臧倉矣未嘗不辨也其言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雖孔孟之言約於揚韓然言之約乃所以深辨之也孔孟揚韓遠矣安得推好惡之真情者與之論天下之毀譽哉

陳極孝子辨

陳孝子幼喪其母長而事其父謹甚父老且病篤孝子

求善藥進焉父揮去之曰吾死矣無意於世矣又飭家人饌膳羞孝子自奉而進父不食百計説之不一顧也孝子恐私自謀曰父死吾何生耶與其父死而吾生也又孰若吾死而父生乎吾嘗聞諸長老云人之肝可以愈疾味且珍乃潛入其妹室啟奩竊取剃刀礪之於石袖而入湢室解衣刺其腹刃入其膚半而不下復斂衣繫帶取庖中小刀妹躡其足而問焉孝子叱曰男子入湢室而女子從之可乎妹退即扃其户以小刀刲其腹

徑寸有加以指抉肝出劓其半置地納其半腹中乃啟扃左手掩其腹傴而行右手提肝出與其妹曰漬以苦酒燎之烈火以食吾父吾父問其故紿曰宰夫刲羊以其肝饋妹如其說父不知其子之肝也以其味珍食之竟越二日而死孝子雖卧牀猶號呼晝夜不絶聲當是時鄉之父老子弟皆爭知之以後為羞驚且嘆曰天下之愛其親者莫如孝子之篤也天下之所謂賢者莫如孝子之難也或曰是宜聞之州長俾奏之朝廷焉下其

奏可為天下法余謂里巷小民平居不肯一勞其筋力苦其心志以事其父母甚者至於詬罵而不顧孝子非木偶人也豈不知刲腹出肝之為痛哉豈不知肝出而殞其命哉誠不忍其父不食且死故解衣剸刃於腹中剔其肝如俎上肉使旁人視之驚悖無人色而孝子聲氣不動揚揚自若也又幸其不死出入里巷閒可以警動小人之不孝者噫孝子視衆人亦賢矣然余竊有疑焉孝子儒者也讀古聖賢之書者也讀其書必施其行

古聖賢未嘗不孝於其親豈嘗殘肌體殞壽命而為之哉使天下之人聞孝子之風而歎息斯可矣不幸聞其風而效之吾見為人子而孝於親者不免於其死也敗風俗傷教化莫大於此若是則孝子免於聖賢之誅幸矣又安可奏之朝廷而下其法於天下也哉孝子臨川人名極應進士舉

佛齋辨

庖人張宣與浮屠道倚慕寂丐民錢為佛齋期年而獲

民錢萬緡宣一日過余語其故余謂宣曰汝庖人也操刀匕從事於鼎鑊之間取其資以養親畜妻子足矣以何道而獲民錢之多如是哉得非借資於浮屠以死生禍福之說蠱惑愚民而邀取其利乎萬緡中人十家之產也而以為一飯之費何益哉汝能以其資轉而為有益之用斯善矣余試為汝畫之今國家北與契丹講和饋賂之費歲至數萬西有靈夏之師持戟之士仰哺於縣官者日費不貲汝能以其資輸之大府以助國家之

經費可乎汝饑而食寒而衣所以禦饑寒之具者取之農民也比年水旱為沴吳楚之墟稂莠其稼荆棘其桑農民操瓢囊乞食於道路者肩相摩足相躡也汝能以其資易粟而賑給之可乎茲二者當今所尤急汝幸然吾言庶幾有益於用而不負於其求也宣赧然不怍曰宣之所以求其資甚力且勤也然行之而卒不悔者將欲飯僧而求福利耳國家之經費農民之流亡何預吾事哉余既聞之因深思而歎曰嗟乎若宣者天下之愚

民也飯僧求福利異端之說也調國用賑窮民先王之教也宣一陷於異端之說雖勤苦而不悔閑先王之教則愁形於色嗚呼異端之說入人也深矣欲其聞吾言而化也難矣在位者聞之乎抑不聞之乎抑亦樂其說助其資鼓愚民而從之乎安得健決之吏不顧一世之毀譽斂其資而為有益之用乎杖宣於庭荷其首令之於市以解民之惑乎嗚呼健決之吏世果無之乎果有之而未發乎余悲之故記其說為佛齋辨庶幾有待而

未發者聞余言而動心焉

書

上南城饒深道書

某臨川人也祖廬在閧市之衝鄰之東西有畫工曰施氏郝氏施氏每畫則含毫和鉛睥睨縉綃迅奮一掃萬象呈列奇恠變見鬼工神械似非人力所能觀者皆目瞪口張恍然疑駭徐而爭持金帛高其價而市之至郝氏則窮日之力舐筆傍偟而不決艱難僅成盈尺之幅

未及展玩而市人皆抵掌笑之矣由是施日益富而郝日益貧居一日郝語其嫗曰彼與我皆人也彼工而我拙豈天俾之然耶特未得其術耳遽投筆裂繒傴僂而進謁於施氏之門磬折百拜而言曰予願得畫之術施憫其貧而嘉其勤且篤也與之坐而告之曰畫非一端予試言其大畧子將觸類而長之夫畫馬難於畫骨而毛中之骨尤難畫花難於畫葉而風中之葉尤難畫龍蚤則矯矯如驤首於江湖畫草蟲則趯趯如鼓翅於原

野鬼神貴乎怪水石貴乎清子歸闔户瞑目坐想天下之物千彚萬狀於前然後振筆一灑其畫豈歉於予哉郝如其說不三日而名與施相若僕聞之慨然歎曰畫工技之至賤者也尚不恥相師况圜冠方屨而號為儒者乎僕自是諄諄然竊有意於求師也僕生二十四年矣十五六時有客自盱江來得執事之程文手抄口誦於几席間常模楷其語法然是時若童子之愛金徒知可愛而不知其所以愛也自後執事以雄才巨筆高掇

甲科僕加景慕恨不得一瞻風采去年之冬遊學豫章適遇執事莅職獄掾於此方下車之初亦嘗聞名於典謁然尚未盡其胷中所欲言者比於令姪處又得執事之文數篇始大悔悟曰有豪傑如執事者而不往師之獨不愧於鄰之郝氏乎輒冩近述雜文一編捧詣門下以為進見求教之資執事者當憫其愚而嘉其勤且篤也凡為文之旨趣命意之淺深造詞之工拙趨向之是非皆别白而訓之僕非敢望退而三日與執事之文相

若儻僅得髣髴亦此生之幸也抑嘗聞本深而末茂行峻而言厲是韓愈之訓尉遲生也激之欲其清揚之欲其明是柳宗元之訓崔翦也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是杜牧之訓莊充也此三說亦粗得文之旨矣然三子之文亦無聞於世僕竊意當世之士所以求教於賢人君子者特沽名釣譽耳訓之者雖竭其誠而聽之者未必能行之也僕今日之來非敢沽名釣譽也干冒尊嚴不勝戰汗之至不宣某再拜

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始余不喜地理學家有郭璞一行諸書以覆醬瓿罵曰者一錢不直及考三代載籍見古公亶父躍馬岐山之陽馬未輟鞍奉龜以告克協人謀豳人從公劉陟巘降原以相陰陽豳居大理周公曉立澗瀍之上揚火以作龜惟洛是食然後喟然歎曰地理書不可泯也如此哉於是友人陳之奇與其弟之中將改葬皇祖府君諗于

余曰皇祖葬十一年矣卜之日者不吉將遷之吉地丐
君一言以敬之余曰葬而吉冢上一畚土不可動也葬
而不吉雖穿其墓舉其棺槨舁而瘞諸爽塏是乃所以
為孝也兩陳子曰君以為然吾將從事焉雖然微君文
無以掩諸幽君其為我銘之予泣曰昔我先考與府君
遊從時予童子未知也先考沒世三十年始識兩陳子
愛其人胷懷磊磊無俗子氣遂與之定交歸以告先夫
人夫人喜曰汝父與而祖遊驩甚乃孫又與汝善兩家

子弟相勉以正能自樹立不辱其先吾之志也因盡告以先考平生游從賔客之賢者故予知府君大者最詳而細則畧焉府君自兒時端重不戲老成人也至耆艾矣經紀家事壯子弟不逮焉平居儼衣冠對客風貌凜然可畏客敬之如賢公卿耳其言衎衎以和雖詼諧笑謔而規誨寓焉客有奉其言以為訓終身為善人從其遊者自少及老不見一毫失禮猶子死孀妻孤童不能持門戶府君調護其生事訓飭其子竟以克家其治生

櫛髮搿苗以至海含地負未嘗以此驕稚世俗緼袍短褐蕭然若濯儒也嗚呼可謂恭儉君子矣府君諱某字某臨川人諱某之子諱某之孫諱某之曾孫娶伍氏生兩男一女男某有賢行若干歳而卒女嫁進士江某孫男四某丞世之奇之中應進士舉某尚幼五女孫皆配士人元祐某年十月壬辰朔已亥府君終於寢享年七十二以七年正月甲申朔十三日丙申葬於某鄉某原後十一年歳在癸未十二月癸酉改葬於某鄉某原時

崇寧二年也銘曰

先考雖賢而壽不稱其德府君雖壽而年不永其嗣叱兩公者既相從於地下逸與乃孫敢不丕承其志

黃君墓誌銘

余嘗疑阮嗣宗陶淵明平生沉酣於酒而出處去就之際皆合於道其為詩雖汪洋澹泊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是以知二子負英偉之才而世不我用託於酒以自適者也君性尤嗜酒未嘗一日不捧觴對客然沉默畏

慎不臧否人物勤於治生而鋭於教子杜門屏居律身甚嚴雖不嗜酒者有所不及也余疎於世故與人不問親疎開懐吐實而猜忌者往往記録以為怨咎惟樂易疎達者相知尤深始得外弟吴迪吉從遊驩甚因迪吉而得君之子洙洙之為人盖所謂樂易疎達者也余雖未嘗識君觀洙之為人則君之賢可知矣君諱某字子莊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世為臨川人初室吴氏先君八年卒繼室江氏男三人仲洵季沆孟則洙也應進

士舉有才名女一人嫁進士王阜君卒於元符三年十二月庚子葬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壬申享年五十三將葬洙泣曰諸孤奉先君窀穸於崇德鄉黄龍原而未有銘詩以表見於後世念朋友中莫如於無逸迪吉最善也將請迪吉狀其行而屬無逸以銘余不得謝姑叙其梗槩而銘之其詳則當於迪吉之文傳不朽也銘曰

紘急則絶水清則涅人皆揭揭則莫我悅匪舌是結匪

手足掔與世曲折自藏其拙有子其傑有森其列有壟其穴其名不滅

故承奉郎王及之墓誌銘

君諱檢字及之撫州臨川人曾祖仲達故不仕祖若訥贈朝散大夫考正辭故任朝請郎知南雄州君以父恩補太廟齋郎為洪州新建縣尉秩滿改承務郎又遷承奉郎監潤州延陵鎮未赴任丁所生母憂服除簽書常州軍事判官君為人沉厚有守不臧否人物雖指手使

令皆怡聲下氣與人交遊不問賢否一待之以誠人有忤已了無慍色少年篤於學問屢試有司不中尺度朝請公既捐館而繼母嘉興縣君余氏在堂君慨然歎曰家貧親老可擇祿而仕乎於是赴調授新建縣尉到官踰年江西大旱流民困踣僵屍盈野君躬往調護家至戶到賴君而活者數千人既而盜賊竊發境内騷然君領兵討捕卒皆擒獲部使者聞於朝廷改承務郎又遷承奉郎常州雖小郡而民物繁庶獄訟滋彰君在幕府

攺治曲直必得其情民無寃濫太守且賴以為治不幸而君逝矣君平居寡言笑澹然無營若不以世務經心至其莅官行法謹慎周密雖老於仕宦者有所不及也妹之夫死於官所諸子稚弱君挈其旅櫬歸鄉里既辦其喪事又經紀其家嗚呼可謂仁厚君子者矣以崇寧三年秋七月初三日卒於官舍享年四十有九娶潘氏朝請郎諱及甫之女有賢行能以清約佐其夫男三人孟藻仲炳季煜其端厚皆世其家女三人長適陳彥國

次適吳敏功皆應進士舉次幼未嫁以崇寧四年八月
二十日葬於臨汝鄉之長原彥國從余學狀其行來乞
余銘銘曰
倬彼南雄庶尹之師載喜載嗔陰肅陽熙遽遊岱岳百
不一施我培我本爾茂爾枝君濟其美潛德有輝冠仁服
義以潔其儀若若黃綬有駘有騏守以廉素涅而不緇
尉守鄰封居章之湄有盜拿舟驍健莫支君勤部伍力
討窮追出沒風濤幾葬蛟螭常開幕府訟牒交馳老胥

舞文曰抵其巇𦼮苗櫛髮莫予敢欺府公笑語惟君是毗一卧遄徃咎欲誰歸九原之下何以釋悲

許居士墓誌銘

熈寧五年神考始以經術取士是時士習詩賦不通經術有司患之後三年公以進士貢於鄉元豐之末學者深於經術矣而有司考校加察焉凡與貢者人皆以為榮公於時再舉進士葢元豐七年也公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詩雖風饕雪虐悲憂怨懟其志未嘗不在於

詩也然用以舉進士而已卒不得一官以行其志可不大哀耶公為人沉厚寡言喜慍不形於色安分寡求律身甚嚴未嘗遊權勢之門以干利達可謂守道君子也已娶蔡氏生兩女一男女嫁謝逸俞杞皆士人男秀實尚幼公以崇寧四年九月甲子卒於家其年十二月癸酉葬汝鄉享年六十公姓許氏諱某字子安臨川人曾祖諱鄭祖諱士龍考諱宗孟銘曰

讀其書者蓋欲行其言也不得行其言而死者天也自

古皆有死而痛公之無傳也後世讀此銘者其以為然耶其以為不然耶

吳德甫墓誌銘

德甫天資强敏人也嫉惡而尚氣以然諾重里中里中人皆敬憚之事有不可於心私自謀曰吳公無乃知之耶其治生理財如孫吳之用兵奇正相生雖有智者莫窺其端故仰事俯育皆有餘資他人逐逐德甫裕如也然家雖豐而不侈身雖泰而不吝折節下士恭而有禮

不然孰能致賔客之多如此哉甞慨然歎曰世人之所乏者非財也惟佳子弟乃所乏耳於是益聚書繕舍館𤰞辭厚幣以聘賢者而俾子弟從事於文學故其弟京子卿信古人之道而自佚於邱園其子軒鋭於學而敏於文肄業鄉校蔚有休聲以子卿之恭知德甫之友而德甫之慈以軒之孝可知矣惟慈惟友皆本於仁嗚呼不仁而行於世豈人也哉德甫撫州之金谿人也名伯武姓吴氏德甫其字諱文雅以財甲一鄉種德以裕後

昆者祖也諱庠治儒術從周先生亶甫遊者考也先胡氏後鄧氏者妻也軒軫輗輔輅輪六男子也周璆李琮兩女壻也德甫年六十二以疾卒於家是為崇寧五年十二月辛未也葬於延福鄉懐義里黄金之原是為大觀元年十二月丁酉也狀德甫之行而乞銘於予者馮卓閎中也聽閎中之言而信德甫之行於是叙而銘之者謝逸也銘曰

理財如用兵嫉惡如去草幣帛以聘師儒觴豆以燕父

老子修詞而懷德弟嘉遯而樂道惟壽夭不僭在人有德者是為壽考

朱德由墓誌銘

金谿有兩賢皆死於布衣其一曰胡汝霖民望以清才敏識知名太學其一曰朱某德由胄懷曠達犯而不校有好賢樂善之志此兩賢交遊相得歡甚民望既死一年而德由亦死嗚呼天之生斯人而不用於世果何為哉德由少穎悟絶人讀書過目成誦其為文章未嘗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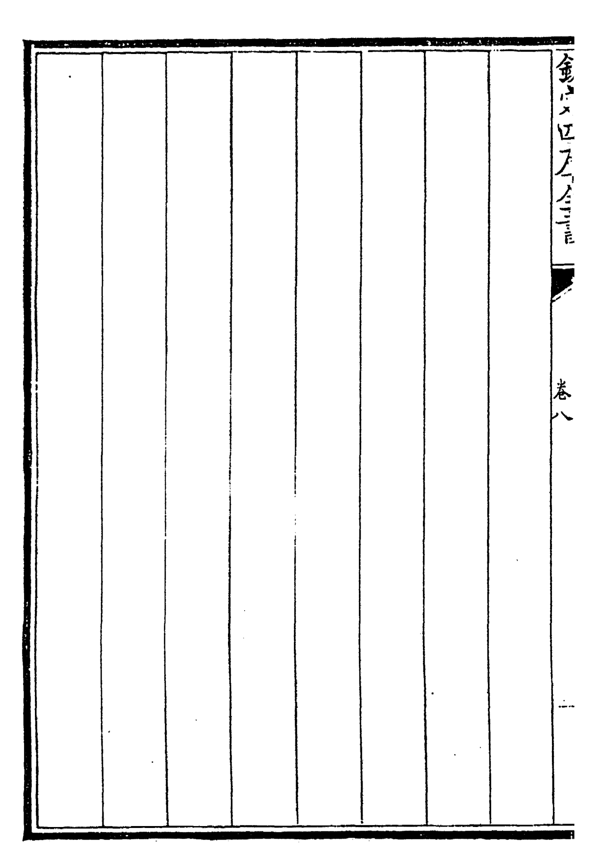
思伸紙濡墨如迅雷疾風頃刻千言嘗遊太學同舍生初少之一日羣試堂上日未晡德由槖筆硯袖手坐廡下同舍生皆大駭就索其文聚觀之則贍博而有理皆自以為不及雖屢應進士舉而時命不偶連黜於有司然志愈剛氣愈壯學問愈篤未嘗向人作嗟怨之聲憔悴之色其狀貌魁梧聲如洪鐘每對客飲酒劇談常傾一座天資尤喜士遊士之軌入金谿之境者必問德由在否在則驅其馬以進否則不俟秣而行也故遊士之

造其門者館之如歸雖祁寒隆暑未嘗一飯不對客平生樂施與人有緩急雖夜半叩門無不應者鄉鄰之間饑而無食寒而無衣病而無藥死而無棺男壯而未婚女笄而未嫁學佛而未緇學老而未褐賴德由以滿其志願者不可勝數德由蚤孤事季父甚謹季父自省郎出守濠州爲時聞人愛德由如己子聞其死哭之哀甚德由以大觀元年某月某甲子卒享年若干越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某鄉某原娶周氏故奉議郎諱某之女

奉議君博學能文聞德由之賢而壻之男若干人某皆治儒術女若干人長嫁進士辛某餘尚幼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宣德郎考諱某余識德由於城南古寺中一見即脫帽解帶開懷談笑洞見肺腑余知其為曠達人也遂定交於修竹之下昔趙子都鬬斗得馬為鈎距之術以察事情然姦偽日熾卒以狡獪戕其軀陽元宗誠信不疑化行僮僕里閭爭訟不詣官府待之而後決然則人生一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與其用術數以熏其心

孰若明白坦夷以全其真也哉德由之爲人其殆庶幾乎銘曰

胷中空洞了無物兮不矱細行真理窟兮虎頭燕頷貌突兀兮宜壽而貴今則没兮是事可怪書咄咄兮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溪堂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嚴續曾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溪堂集卷九

宋 謝逸 撰

墓誌銘

江居士墓誌銘

居士字仲紀諱某姓江氏臨川隱君子也少以詞賦知名場屋數奇不偶抱奇氣而負屈稱老死於布衣有志於人物者為之長歎息也某兒時見居士與先人及諸父遊每酒酣高歌聲節悲壯座客竦然敬之先人既捐

館舍而居士滋老矣暇日嘗從容與居士商論古今人
物則辨别邪正毅然不可奪嚴乎若國之有律然後知
胷中奇氣尚在也初居士應舉不利以其經授二子其
後二子以文行為鄉里後生之師自行束脩以上未嘗
無誨焉得其資盡以奉居士居士有餘則殺雞炊黍沽
酒以醉鄰里費盡則箕踞坐古墻下撫玩諸孫以自娱
樂憂戚之色不兆於面間或效玉川貟瞿體作詩以見
志其造語刻深險勁不求世售而世亦不知也娶楊氏

有賢行男閎闡閎舉紹聖三年進士女嫁劉庭臣郗庶

張璀皆士人嫁璀者先居士六年卒男孫三人尚幼曾

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居士以大觀二年六月甲子卒

享年若干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某鄉某原將葬閎

闡乞銘於余余曰居士先人之友也其可不銘銘曰

操管為鈎濡毫為餌釣爵位髮童于顛腕脫于手進愈

鋭孰若幼而問學壯而求仕老則退是以居士進不干

時退不違俗死無愧

黄君墓誌銘

府君諱士良字子善姓黄氏余自識事以來幾四十年矣見鄉閭之間曩之富者貧今之富者曩之貧者也獨黄氏之家守先人之廬食南畝之稻以教養其子孫為一鄉之善人自五代至于今二百餘年矣嗚呼豈積善之久而為天之所相耶抑子孫以勤約自守而能世家耶府君既捐館將有事於窀穸其猶子洙宗會以其狀來告曰洙不天先人之墓君嘗銘之矣今伯父又以銘

累君若惠顧前好俾黄氏兄弟無窮之聞垂於後世君之惠也洙之願也余曰宗魯端人也其言必顧行矣於是表彰宗魯之文叙而銘之曰府君臨川人曾大父廣大父堅父道亨皆家居不仕大觀三年三月辛未以疾終于家春秋七十有八後二年改元政和葬于金谿縣歸德鄉櫟林原二月己未也妻伍氏德足以配其夫男三人曰深曰溱曰孚溱先府君一年卒孚治儒術女四人嫁陳升鄒充陳公定熊洵美升洵美舉鄉貢進士充

公定鄉貢進士舉嫁公定者先府君八年卒孫男七人曰安國曰時升曰時修曰中曰輝二尚幼孫女二一嫁進士王從道一未笄府君事父母孝友於兄弟其治生初若不經意俄而田疇日闢儲蓄日豐燕坐一堂而錢流地上也然謹飭畏慎自總角以至白首終始如一未嘗怙富崇侈陵德而滅義未嘗利口論言捷給而起羞也未嘗側弁箕踞使酒而駡坐也事賢以禮而不肖者未嘗簡之也人或謦之不躍躍以喜而忤之者未嘗悄

悄以慍也府君之賢大畧可書者如此至於奉外祖母施棺以殮貧者新浮屠氏之宇則又郛人皆知之不待余言而後傳也銘曰

彈鋏擊筑不如刺客挾舟礫石不如力士詼諧不如曼倩之辯鉤距不如廣漢之智乃若保身全家無忝爾祖而昌其子孫非厚重少文者孰能與於此

故通仕郎晏宗武墓誌銘

始余未識宗武叔父能言其為人金谿朱亮元宗武壻

也其子芹從余學得朱氏父子而知宗武之為人益詳宗武既死將葬其家以狀來乞銘余三復其言而嘆曰異哉宗武之為人也而人不知之何耶古之所謂循吏者奉法循理不用威嚴在位無顯功去而民見思豈宗武慕古循吏之風不求人之知邪審是則雖司馬遷班固為宗武作傳且無所施其才況如余之固陋又安能述難言之意於筆端俾後世之人曉然知宗武之為人哉雖然大丞相元獻公宗武叔祖也歐陽文忠公嘗為

墓碑宗武太夫人長樂郡君吳氏荆國王文公夫人之妹也文公嘗命宗武名又字而序之欲知宗武世次遷徙考文忠所作墓碑可也欲知宗武行已趨操考文公所作字序可也余是以知後世之人決知宗武無疑也宗武撫之臨川人姓晏諱防宗武字也曽祖諱部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諱融任殿中丞贈金紫光禄大夫考諱昭素任中散大夫宗武以中散恩補將仕郎試將作主簿江州德安縣尉未滿丁中

散憂服除任撫州崇仁縣主簿秩滿遷南康軍都昌縣令未赴丁長樂憂服除任袁州萬載縣丞闕罷丁所生母憂服除赴調客死京師享年四十有八大觀四年二月二十日也宗武初任德安同僚見其年少未更事咸儀簡率咸易之比其久也察其行事無毫髮掛吏議皆歎曰無害吏也在崇仁時部使者寀授以計俾伺廬陵不職事且啖之以甘言曰君心無城府必不我欺他日事有徵當奏薦宗武退而語人曰雖磔于鷹免斃于犬

人之所利也鷹犬何得也吾縱不如古人豈忍肉人以
閱躬於是覆其所短而暴其所長部使者亦不之恕也
將去萬載先以書告其子曰仕而黷貨誅剥小民墟落
之間雞犬不得寧焉此曹用以致富而吾不忍為也吾
行罷去而行槖蕭然子為吾遣家奴若干人致米若干
斛然後吾得歸焉士大夫聞知皆服其㢘宗武雖生於
公相之家而惡衣菲食執禮恭甚不敢以門地驕人平
居寡欲無所嗜好惟是喜玩簡編傾心以禮賢者無事

則簾閣趺坐寂若無人幼從文公學嘗問修心之要文公笑曰吾子亦能問及此耶手書七佛偈以遺之又嘗見東林照禪師總公得俱胝竪指之語欣然若有所契晚年自沙河徙居侯門山川清奥喧嚣之音不屬于耳宗武亦自肆於邱壑日與漁父樵叟相嬉宕殆不知世間有富貴之可樂也其柩歸自京師父老皆出境迓之挽其紼以趨哭聲震市以政和元年十月三日葬于長樂鄉東陂山娶鄒氏朝散郎尚書度支員外郎諱極之

女有女一人元功妻也又一人尚幼子友子及二男子也有侯門集十卷俱眂集三卷藏于家昔王懷祖性沉静不求聞達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米價懷祖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嗚呼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乾没於名利之區至於老死而不悔者自以為黠矣是乃真所謂癡者也宗武聞此言當朽骨於九泉之下矣銘曰

窶人之子十旬九食橐餘一錢面有得色是何元猷之

冑裔而不驕稚於富貴文公之姻婭而不憑藉其勢力吾不知為何如人豈其有常德者耶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靜敏而文淑明而莊妙於女工而閑於音律靡於奉巳而豐於事上佳哉賢夫人也生二十有二年歸同郡王氏事舅姑甚孝友其夫甚敬以和奉祭祀甚嚴睦姻族甚有恩饋食以羞盈賓客甚勤以潔平居恂恂語不出諸口澹然若無所營至其料理閫内之事他人

深惟而苦思之一經夫人了無艱色又十有四年歲在

丙子季秋之七日生一女子夜半得疾以卒卒時語言

不亂謝其姑及其宗婦如平生子男兩人曰誧曰誨皆

未冠又六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原實建中靖國元年

也夫人諱某字彦由饒州德興人贈朝奉大夫諱某之

孫朝請大夫知洪州諱某之女撫州軍事推官名某其

夫也推官行清介學問淵博其在官獨立無朋不可屈

以私有識賢之余高推官之義樂從之游推官亦以余

為可語也以夫人行狀屬余為銘銘曰

茁其秀傑其佃兹天之祜孰隕其茂孰閼其壽弗克躅我豆豈神之疚也耶豈命之遘也耶豈將昌其後也耶

吳夫人墓誌銘

余蚤作讀書有客叩門童子開門入告曰有二客陳姓彥輔彥國其名白屨素冠瞿瞿如有求而不得余出迎客坐客前致辭曰先妣窀穸有遠日乃卜城北六十里明賢鄉雙溪源又卜城南二十五里臨汝鄉竹山惟念

葬而不銘無以彰先妣休丏先生銘鑱諸石余曰唯夫人臨川人姓吳諱文徽曽孫諱光顯孫諱日華女㓜孤奉母夫人以孝聞雞初鳴盥櫛造内寢門問安否抑搔其疾痛苛癢時其溫凊而厚薄其衣服振拂衾席技拭几杖而扶持之奉槃授巾卒盥而退既笄六年陳居士宗謌用媒妁之言迎于吳氏廟夫人執棗栗見于陳氏庭遂為冡婦逮事祖姑及姑嘗與居士約曰老者血氣衰頼飲食以養君司其外我司其内于是日供鼎俎匕

筋之職捶麋鹿兔肢去其餌牛薄切絶其理湛諸酒編蕉布羊豕屑椒桂其上而腊之粉稻熟溲灑以餳而炊之和辛酸滑甘切葱若韭以芼之居士入其家而兩老人喜兆于面居士曰娶妻如是足矣夫人一年哭祖姑又二年哭姑又十九年哭與居士訣是時二子始垂髫三女未笄夫人曰彥輔汝無夸嬉無跌宕無饕財以取怨惟是仰事俯育養生之事汝其勉之曰彥國汝勿習異端勿比憸人勿作無益以墮業惟是立身揚名顯親

之事汝其勉之又訓其女曰織絍組紃必勤執麻枲治絲繭必時編珠結縷剪刼製縫紉必精且巧諸孫皆祗厥訓罔敢暇豫每春秋祭祀躬修儀物秩其几筵蠲其醆斝祓其戸牖酒醴在罇葅醢在皿牲牷在盤磬折而立濯手而執事諸孫羅拜于後肅如也其後男有室女有家粟餘于廩者數千斛錢以貫計者不啻萬也夫人曰彦輔幹父之蠱不墜厥緒彦國勤于學問可射進士策盈吾志矣然吾春秋高恐不及甞君之粟則又貸平生

之簪珥衣服器玩施浮屠氏以庇風雨死之日篋無剩
財生于寶元二年二月丙子死于崇寧四年閏二月己
巳葬于大觀元年某月壬申兩男彥輔彥國四女嫁吴
澄王燮張執禮江公衡嫁執禮公衡者先夫人卒嫁澄
燮者後夫人卒孫男六人敦仁敦信敦厚敦恩敦禮敦
直孫女二尚幼彥國從余學愿而文銘曰
孰奪吾夫孰孤吾兒我不尸事陳鬼其飢寧榛我弃寧
竹我筍汝嫁而纓汝冠而字二婦抱孫四女擕甥環其

左右酌之以觥逝者如雲德人如月雲駁月沉光影不
滅

延陵吳夫人墓誌銘

吳夫人衢州西安人父諱震婆娑林邱以藝術知名吳楚夫人幼孤雖擇對待聘而地寒不能自致入臨川晏氏事中散大夫諱貽素生通仕郎袁州萬載縣丞防中散公無恙時夫人上承下比勤而無怨戚疏愚良皆象其賢中散公捐館舍而嫡夫人長樂郡君春秋高夫人

柔色以温之怡聲以問之調甘旨供匕筯以奉之長樂德之視猶女也長樂即世其婦鄒氏事夫人如夫人之事長樂夫人曰汝其尸晏氏祀可以佚吾老矣于是不復親家事每勝日内集飲酒笑歌怡然自得也長樂乃王文公夫人之妹防幼從文公學文公為名之既冠又字而叙之然寛厚長者安于義命而恬于仕進不可得而榮辱焉盖夫人訓之也崇寧五年十月丁卯卒享年七十有二大觀元年十一月辛酉葬于長樂鄉萬年里

之太原孫女二人長嫁進士朱亮次尚幼防以妻弟承直郎鄒永年天錫狀乞銘於余考之詩人有知命盡心之説一宜銘考之春秋有母以子貴之説二宜銘天錫信士也其言必不妄三宜銘有三宜銘安得不銘于是兆乎銘曰

岑岑其山沄沄其川有卜其兆有新其阡芟之薙之其荆其棘封之殖之其松其柏其榮伊何元獻之門其泰伊何有令子孫㫖以象德山峙川流㫖以永思松柏之

秋百年一瞬賢愚同腐文以壽之我銘其墓

甘夫人墓誌銘

甘夫人蘇邴母也邴三尺童子匍匐而哭其父退然如不勝蘇氏之老憂焉既而承夫人之訓奉以周旋罔敢失墜刻苦攻書遂為南州望士賢母之有益於其子如此哉夫人其先潤州丹陽人祖利涉避五季亂徙居豫章之劍池利涉生遂是為夫人之考年十有八歸蘇氏為居士諱某之妻又十八年而居士卒又三十有二年

而夫人卒葢大觀二年四月二十有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明年十月丙戌葬於折桂鄉荷塘里先塋之側四男邴儀部侁邴舉鄉貢進士一女嫁任天授初夫人歸蘇氏時姑有病母貧無所依迎致于家朝夕奉之甚力夫人曰姑要婦以佚老而反劬豈人之情也哉凡姑之所以奉其母者夫人皆助之姑嘆曰吾婦純孝人也愛其姑施及吾母他日能亢蘇氏宗乎居士既蚤世而衣食益窘諸子穉弱不堪家事夫人躬行儉約訓育諸子

及壯有室則以家事委諸婦間或焚香趺坐誦竺乾之書以洗心潔念平生尤勤婦職蠶繅織紝雖老不懈兒曹或諫止之夫人曰此吾職也不蠶而衣孰不愧於心乎嗚呼古者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未有不親蠶繅之事近世婦人往往以吹竹彈絲歌舞蒱博為事而以蠶繅為恥以至機杼生芝菌而桑柘之徑鞠為茂草者多矣故余論夫人之賢尤詳於此者將以著近世婦人之戒銘曰

有鬱者桑可絲爾身婦急厥職樵斧其薪廿有賢女來嫁于蘇勉彼蠶繅訓我諸孫誾誾和悅不宕以嬉邴也好學鄉閭之師茅簷之下一瓢一簞誦詩讀書以奉母歡人誰無母母孰不壽子有特操是為不朽

彭夫人墓誌銘

余嘗謂陳端卿曰君兩親垂白遊太學七八年業精行成廣文先生稱之未嘗有喜色時命大謬不利於有司徒步南歸未嘗有憂色豈有道者耶端卿曰義命之說

吾既知之矣抑又有內助焉吾未遊太學也其妻勉之曰得不得有命而在我者不可不修也與其甲棲於燕雀之羣孰若仰首一鳴於鴛鷺之側乎既遊太學也其妻又勉之曰子親雖老而吾事之如父母甘旨之奉子無憂焉故吾得以申其平生之志而沉於文藝得失未嘗少置於懷也未幾而端卿之妻死將有事於窀穸狀其行丐余銘余歎曰曩所謂內助者今亡矣其可不銘耶夫人姓彭撫之金谿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

家居不仕夫人之生也聽其聲美而和父母知其必賢
定婚於𥖁𥖁之間年十有八歸陳氏陳氏大族合堂同
食者不啻數百指夫人事舅姑睦娣姒撫媵妾和而有
禮待内外宗族一以忠誠不以貧富輕重其心其尤貧
而不能自存者解衣推食以濟之故死之日哭者聲色
相屬也以大觀三年十月某甲子卒享年若干十二月
某甲子葬于某鄉某原子男二人某某尚幼銘曰
恐學術之中廢當觀乎機軸欲覇功之速成豈惜乎蠶

妾不敢仰視者梁鴻之桒相待如賔者冀缺之饁自古迄今豈無賢婦惟今之人與古是協

桂夫人墓誌銘

桂氏出燕郡名褒者為揚州刺史季氏出壽春郡名布者為河東太守貴氏出常山郡名遷者為盧江太守三姓聲相近而其出不同然桂與季近世為著姓而貴獨無聞焉夫人揚州之裔也曽祖承慶祖弼考舒今為信之貴溪人生二十有一年嫁金谿朱世衡子平於是子

平之兄仕為縣佐攜妻孥以行子平亦匹馬遊學京師

舅姑又皆倦于勤故閨門之内婚姻喪祭賓客慶弔一

委之夫人夫人天資精敏其經畫家事如櫛髮治絲雖

煩而不紊舅姑死牖下而子平既倦游矣乃慨然嘆曰

小隠吾之莬裘也行將老焉於是夷荒穢種花蒔果作

池亭園囿以娱賓客每觴行樂作起舞上壽陸珍海錯

雜然前陳鼎俎之羞咄嗟而辦皆夫人手自調芼而子

平徑醉不知也晚年得病癯瘠猶不敢暇逸手楷目顧

厮役危養莫不得職雖平生自奉養有節而周人緩急
隨所求應之初無齊量嗚呼薄於已而厚於人士大夫
所不能也而謂婦人能之耶以大觀三年四月甲午卒
春秋五十有七四年十一月壬申葬永和鄉魚澤原二
男璪瑗應進士舉六女嫁許君翼陳大聲董昭叶倪諶
吳綸皆士人一未嫁嫁君翼昭叶者先夫人卒子平既
卜逺日大聲狀夫人行来乞銘大聲從余學豈欺我哉
銘曰

夫賢好客婦賢是助夫婦克從如風斯雨夫欲饋漿婦酌以醑夫欲烹鶩婦封其豜賔筵初秩殽核已具悍婦惡客如畏虓虎屐聲及門已轢其釜夫未留客先諆諸婦口噤不啓目若無覩怒瘿忽張揮之以斧欲知其人請觀其容佳客滿門維婦之德門無停軌職婦之賊懿此賢婦胡不壽豈㫋彼悍婦不死何待我作銘詩以著婦戒

彭夫人墓誌銘

金谿彭夫人進士陳良弼虞卿妻也彭與陳皆金谿大姓彭輕財而喜爭其弊或失於侈陳敦本而力農其弊或失於朴夫人生彭氏家為陳氏婦其事上撫下治家睦族賓禮姻婭奉承祭祀咸適厥中無兩家末流之弊虞卿性嗜學每旦據案誦書音韻洪暢諸子環誦其前抑揚高下皆中節夫人聞而喜曰吾夫與子嗜學如此敢以家事攖之乎飭家人無得以家事相關閨門之内一絲一黍皆自經畫虞卿與諸子得以玩味黄卷為一

鄉之善士夫人之力也諸女化其德柔順靜顓不妄言笑其刺繡縫裳翦製結縷承夫人指授咸有法度可觀嗚呼賢哉夫人曾祖日新祖賀父青皆隱德不仕年十有九嫁虞卿子男三人遺直舉直皆應進士舉旌直尚幼女子六人長嫁黃克昌次嫁鄧溭皆士人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夫人以大觀三年十有一月二日卒享年四十有三以政和元年十月二十日葬于延福鄉黃家原遺直舉直嘗從予學愿於行而敏於文他日庶幾能

大陳氏門戶夫人之死可無憾矣銘曰
季子十箧鄴侯萬軸父兮子兮且講且讀洋洋乎盈耳
哉微夫人何以成陳氏父子之福

江夫人墓誌銘

余家自金陵徙臨川與江氏為隣里至余之身蓋五世
矣江氏家法之嚴子弟之謹婦女之肅固已飫聞而饜
道之也夫人既嫁陳氏而其子又與余遊故其葬也不
求銘於當世之君子而獨屬陋巷枯槁之士如余者豈

以知夫人之詳莫余若耶於是考其世次論其平生而
為之銘江氏其先封江陵後以國為氏出濟陽考城則
有漢轅陽侯息出趙郡則有水衡都尉充出齊郡則有
諫議大夫革出鄢縣則有唐起居郎融出淮陰則有萬
州刺史子逮夫人蓋轅陽侯之裔也曽祖諱日華祖諱
道悅考諱巨卿皆有隱德不仕夫人年十有八為處士
諱某之妻於是舅姑耆艾而法與居有節步武有數盛
服肅容儼然人望而欽之夫人協賛其夫以事舅姑奉

以周旋不見缺虧舅沒姑老夫人專涖家政歲時親賓酒食問勞牲幣交慶酌其豐約而均節之内外無間言居士即世諸子未冠夫人縱其求師問道不以家事相闗故其子皆好學而文歲飢且疫僵屍横道皆犬彘之餕餘也夫人聞之惻然出匳中金以瘞之平生樂賑人之窮宗族鄉黨之間受其賜者不知其幾人矣以大觀三年九月甲子卒享年五十有八男四人之祥之奇之中之永皆應進士舉之祥先夫人卒女五人嫁江野吳

敏江懋江君從江公明皆士人野舉鄉貢進士嫁敏者後夫人卒孫男三人台石谷孫女一人尚幼以政和二年正月甲子葬于某鄉某原古人有言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古人豈欲竭槖中之金以教子而餒而身貧而家哉盖以謂捱籯籝金之利而廣之不過為陶朱猗頓輩耳苟能深造一經而躬行其言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自其治家可以治天下其為利豈可既哉然則以彼揆此籯籝金之利不如一經之博也夫人家有籯籝金不

專其利而以教子為先可謂能權輕重之宜矣銘曰
家有千金而子不通一經不害其為富也金用之有盡
而經無窮則彼可棄而此可取也有婦人焉養生以千
金而教子以一經是其所以為賢母也茲事古多有之
而余之銘夫人獨詳於此者何哉盖知今之人不及乎
古也

溪堂集卷十

宋 謝逸 撰

墓表

陳居士墓表

居士臨川人字昌言名宗諤姓陳氏兒時從鄉里老師學日未午誦千餘言如建瓴水兒曹皆却步不敢比肩立老師撫其背曰汝其亢陳氏宗乎先考即世母夫人黄氏語其姑沈夫人曰府君旣從廼翁遊於地下矣歿

然孤兒豈能持門戸哉沈夫人曰此兒雖蚤慧老師竒之若宦學千里吾兩人何以為生耶吾聞忠孝不兩立厚于其君而薄於其親豈老師之意哉於是謝老師而歸居士於其家居士出則治生業入則奉甘㫖暇則誦詩書雖巫醫卜筮陰陽地理之書無所不窺也一日慨然歎曰吾既謝老師歸奉其親又無良朋友琢磨徒知句讀何以書為則又取圓覺華嚴般若諸經反覆研味盖將探諸佛之意而求死生之説於是禪師寳月穴居

貴溪之巔能以慧眼知人善惡得於眉睫之間人有隱
惡平生未嘗言者一見禪師莫不吐實居士聞其風而
悅之裹糧走三百里至山下攀藤蔓而上拜禪師巖中
禪師命之坐飲之以茶熟視而笑曰佳哉若人翼日昧
爽順下風而請願聞至道禪師手書三頌以贈之居士
歸而欣然有得色於是沈夫人黄夫人皆棄養久矣居
士不復治生業日與高僧逸民焚香燕坐清談終日殆
不知世之有窮達榮辱毀譽悅慼也晚年尤喜施惠飢

者哺之寒者衣之婚嫁不能成禮者與之幣帛死而無以斂其軀者與之棺槥然未嘗言之於人而人亦不知其喜施惠也曾大父諱漢昇大父諱延德父諱丁娶吳氏男彦輔彦國彦國應進士舉壻吳澄王燮張執禮江公衡元豐三年十二月甲申卒享年四十明年九月葬于靈臺鄉甘露原初居士得疾謂澄曰吾疾必不起死生吾自知之但兩兒尚劣汝其助吾妻經紀其家事遂面壁卧不語七日而卒卒時顧視家人無可憐之色豈

非得禪師之道者邪後二十七年彥輔彥國泣曰先考捐館舍時吾兄弟兩稚子耳故其葬也不克求賢士大夫之文納之壙中遂使先考之德湮滅而無聞執事其為我書其事將刻石以表其墓庶幾來世有考焉余曰居士之德修于宗族信于鄉黨其子又賢必能大其門户豈待小子之文然後傳來世哉然非此無以慰孝子之思於是序述其生平而繫之以辭其辭曰

人生一世間兮俯仰其忽百年居耿耿其無聊兮悼乃

心之不宣孰知彼蒼之不與謀兮或壽跖而夭顔曷不從巫咸而卜筮兮著龜告予曰其道則然伊宰上之木巳拱兮矧草宿而露寒望夫君之不来蹇孝子兮其無永歎

桂夫人墓表

夫人貴溪桂府君舒之女也桂氏為江東大族其子弟仕於朝者為能吏遊於學者為善士處於家者為良民女之嫁人者又皆賢婦也夫人童而愿敏習與性成姆

訓不煩府君奇之妙擇姻對既歸夫家姑曰予其致家政有賢婦姒曰予其休婦事有賢娣夫曰予其出遊以干祿有賢妻既而男祇厥訓女勤厥工宗族法象其德而妾御化之不敢急步疾呼也嫁三十有七年大觀三年四月甲午以疾卒于室時年五十有七矣明年葬于永和鄉魚澤原十有一月壬申也璪瑗兩男子皆治儒術許君翼陳大聲董昭叶倪諶吳綸女婿五皆應進士舉一女許嫁而未歸三男孫一女孫尚幼金谿朱世衡

子平其夫也瑗與陳子皆從予學子平以謂知夫人之
賢者莫予若也旣屬予特書之瘞諸壙中矣又屬予屢
書之揭於冢上予嘗聞城陽炅横得罪於漢末俾其四
子各逃以避難人受一姓字皆九畫其一曰炅守墳墓
其二曰香居徐州三曰桂居幽州其四曰炔居華陽夫
人之先得九畫之姓於城陽自幽州而徙信州其來遠
矣嗚呼古人所以重譜籍者欲知姓氏之所出也當横
得罪之時炅氏之宗不絶如綫儻不各授其子之姓而

以九畫爲驗則子孫安能蕃衍如是哉後世譜籍不明而同姓相爲婚姻者有之矣譜籍且不可復於後世況欲居今之世而行古之道哉況欲敺今世之民而盡行先王之政哉

行狀

故朝奉大夫渠州使君季公行狀

公諱復字晞顏姓季氏魯三桓公子友之後也文子行父武子宿平子如意康子肥皆秉政于魯布心兄弟

有聲于漢布以諾聞梁楚心以勇聞關中廣陵太守廣琛太學生儹皆著籍于唐其後或居江左或居浙右處之龍泉荆之江陵皆其族也曾祖諱光祖諱肅考諱真累贈奉議郎其先自金陵徙居臨川遂為臨川人始季氏以貲財雄里中至奉議公時生事猶裕嘗有負數緡欲遁者奉議公焚其劵而厚贐之其人媿謝而去君子曰季氏其有後乎奉議公既捐館壽安太君潛夫人在堂兄弟拙于生事家無甔石之儲公于是肄業鄉校折

節讀書窮日之力而繼之以夜膏不足而續之以薪既而文章學問暴耀一時其弟中復亦有場屋聲號為二李自是從其學者屨滿户外故潛夫人甘旨之養無闕焉未幾貢于禮部元豐八年進士第釋褐調歙州司户參軍攝休寧縣大抵歙之六縣事皆煩劇士大夫畏之如沸鬻之湯不可嚮邇而休寧尤甚公以掾曹攝縣事又少年初官老胥皆易之至則據案聽事神觀静深剖析是非有條不紊四境大服狴犴為之一空詞人有作

詩以聲其美者至今父老能誦之每日未晡胥吏休于舍訟庭寂無履聲往往與文人勝士賦詩飲酒未嘗怵廹于吏事也歲餘又攝黟縣鋤治強梗嚴而不苛姦民有不便者訴之部使者誣罔甚危休寧之民相率數千人間道遮部使者號泣于馬前曰願還我舊治賴提點刑獄髙官復辨其誣罔又按郡入境見其邑事整肅乃歎曰民言可謂無私矣用薦者六人改興國軍通山縣令時楊翰林繪謫于是邦翰林以前輩自居視僚佐無

可人意者獨與公開懷握手為忘年之契每稱其忠厚愛民有古循吏之風未閱歲丁潛夫人憂服除調達州巴渠令蜀中阻遠而巴蜀尤窮僻前為令者例以為不足治而民事一切滅裂公不鄙夷其民而化以禮義風俗大變改節度推官知南康軍建昌縣丞時自夏五月至于秋八月不雨大田之稼槁死殆盡民皆號泣以待餒死公惻然憫之盡心竭力推行賑濟之法雖窮冬沍寒風饕雪虐驅馳村落未嘗暫憩以至歲時享祀不暇

還舍其孤兒棄于野者俾耆保大姓收養之公每行村落纍纍然迎于道傍者數百人盖老幼頼公而活者僅萬人也時江左諸縣皆旱有司或不躬親賑濟而強壯者得之老弱不及也公先籍民以什伍之法計口而給粟故老幼無不均之患江西部使者聞其經畫有理密遣人録其條目頒之所屬不知所活又幾人也改宣德郎知鄂州崇陽縣事崇陽民悍吏姦素號難治凡為令者多以罪去惟張尚書詠在任六年善政可紀民繪其

像而祀之其後為民之所稱者惟應通與公而已民于
是以二公配張尚書之祀焉於是太守性褊急御下如束濕
民以非辜得罪者噤不敢訴公力為營救多獲全宥每
上府計事必禱曰寧得罪于太守不可得罪于皇天其
至誠不欺多此類也有客死崇陽而寄旅櫬于佛寺者
親戚不聞問十餘年矣公為出力營葬于寺之西偏揭
其姓氏于冢上以俟他日有考焉今上即位遷奉議郎
賜緋衣銀魚用磨勘法轉承議郎差通判南劍州事待

次鄉邦凡三年營構第宅高明爽塏殆甲一鄉親舊或獻疑曰公年甫五十自此登禁從鎮巨藩未可量也何遽為家居計耶公笑曰吾郭外有田可以供饘粥又有宅一區以禦風雨盈吾志矣嵇叔夜有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説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萬一倦游不仕興盡而歸不失為嵇叔夜若必待暮年血氣既衰不得已而引退然後求田問舍吾不為也既通守延平凡佐二守前守責大指

而失於濶略後守嚴督責而失於煩苛公賛協郡事各
因其弊而救之吏民皆以為便而二守亦獲助焉會有
以從官遷謫閩中而子弟以不謹賈謗者部使者招撫
細故傳致于法興大獄于延平命公治之文移逮捕急
于星火公盡誠推究無所覩望遂平其獄轉朝奉郎加
雲騎尉以寳璽赦轉朝散郎受代赴部以勞併轉朝奉
大夫加飛騎尉差知渠州軍州事借紫自京師來歸優
游里閈久之遂有拂衣之興一日謂其親族曰吾仕宦

三十年世味厚薄斷可知矣因作詩以見志其畧曰靜中有高志難與俗人言願收市朝興歸此一畝安乃上章乞以本官致仕俄以疾卒于家大觀四年八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以其年十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先娶楊迥之女累贈金華縣君繼室張氏故朝奉大夫維之女累封長安縣君男女四人端卿以目疾廢清卿奏補將仕郎一男一女尚幼孫男二人天恵天叙孫女三人長嫁陳之永次嫁謝邁皆應進士舉一未嫁公平生豈弟

風流所至有恵愛天資鯁介嫉惡而好善故悅公者少而不悅公者多公亦自負其志不妄與人交遊晚得左司都公睍給事謝公文璀一見傾盖如故待以國士每論及前朝偉人鉅公如韓忠獻范文正富文忠未嘗不抵掌歎慕想見其為人至於始終出處之際又參究而詳考之訂其行事以為楷式建中靖國初詔内外官言事公歷陳十事上之皆當時利病不報門下侍郎吳公居厚與公同鄉里尤愛公之材欲引用之初發運江淮

以京狀薦公及為户部尚書辟公監榷貨務不就後叅
大政公未甞輙通書既而吳公罷執政領宫祠公乃遣
使一伸鄉曲之好而已公之恬於進取大抵如此初居
約時士人蔡承貽導公遊鄉校又同舍顔具微與公同
研席其後承貽貧窶無以餬其口乃挈家依公於通山
公為料理生事具微鰥居窮巷父子以疫疾相繼而死
公為買棺瘞之又育其二女備禮擇壻而嫁之平生篤
于學問六經子史百家小説醫巫卜筮之書無所不窺

自幼至老未嘗一日捨書不讀雖王事鞅掌昏暮而歸必秉燭觀書夜分乃寐或與子弟商論今古吟諷歌詩了無倦色每對賔客清談亹亹一坐盡傾或詢以歷代人物本朝典故者必探其本末窮其端緒論議蜂起聽者不知膝之前也其爲文章學西漢之法而步驟規摹以韓退之歐陽永叔爲師尤酷愛永叔所作爲君難論把玩不釋手讀之成誦每歎曰吾恨不一瞻清光搢笏跪誦于上前其愛君忠切亦天性然也其爲詩略備諸

家之體而尤愛杜子美以謂唐之治亂備見於此嘗訓釋其義未絶筆而公亡矣家藏書數千卷皆手自讐校亦有親録者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公恢宏疎達不為齪齪細謹每用度施予不計家之有無故月俸所入隨手而盡雖親戚朋友不知其貧也既没之後槖無剩金識者以謂清而畏人知不愧古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然矣士固有博聞强記貫穿墳典文章學問為一世所宗者然迂緩堅僻不達世務不過為一腐儒而止耳其

有商財校利洞見毫髮煩劇之務賴之以濟矣然不學無術昧于大體不過為一俗吏而止耳故蘇威嘗謂隋文帝曰江南人士有學術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蓋歎人才之難故也公雖生于江南篤于學問而通當世之務敏于政事而明古人之大體其賢於柳莊遠矣余從公游甚久知公最詳姑叙其平生大節以為行狀而小者皆略而不書惟執事裁擇焉謹狀

祭文

祭汪伯更教授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夘二月甲午朔十八日辛亥友人濮陽吳璨弟賀姪輿陽夏謝逸弟邁潁川陳之竒弟彦國江夏黄洙渤海季端卿濟陽江野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亡友伯更教授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賢疑若甚艱何生之甚艱而奪之甚速孰若初不生賢而皆生不肖庶幾享其壽考而保其爵禄彼不肖者何德於天而畀之以富貴

輔之以康强彼賢者何負於天而攖之以疾病申之以
困辱豈福善禍淫者古人之我欺而蒼蒼者終不可卜
耶嗚呼哀哉廉恥道喪忠義氣塞乘時射利變節從俗
者滔滔皆是乞食墦間舐痔得車者面有德色故譊邪
如山貪墨成市而莫之救藥正人端士無辜顲天而無
以明白嗚呼哀哉孰有記問該博文章敏贍如吾伯更
之學孰有忠孝純全操守堅正如吾伯更之徳孰有貧
賤困厄而不為利勢所回如吾伯更之勇決孰有居稠

人廣衆中而防患周身如吾伯更之慎默人誰無兄弟孰有如吾伯更之愛敬人誰無朋友孰有如吾伯更之諒直至於晚聞祖師之道而知生死之說則伯更之髙妙超逸又非寡聞淺見者之可測奈何家貧母老而益之以憂患妻死無後而困之以奇疾一卧不起奄忽以逝而遂有幽明之隔也嗚呼哀哉豈其信然耶豈其傳之妄耶以為信然則伯更之賢不應至此以為傳之妄則叔野之訃不吾誑也今舟次于水濵而旅櫬寄於浮

屠信乎其然矣則想其平生思其出處不知其所往也
嗚呼哀哉胡不為我少留乎胡為遽捨我而去乎豈不
念風櫺竹牖青燈夜寒讀書而飢吟乎豈不念野步水
東濯足南湖焚香清坐於蕭寺乎豈不念談論古今譏
評得失慷慨激昂以為壯乎豈不念夜飲達旦抵掌笑
歌詼諧嘲誚以為戲乎豈不念致君澤民激濁揚清相
期為立朝之事乎豈不念買田築室鑿池種竹相約為
隱居之計乎若此事之小者固伯更之所不念豈不念

弟妹婚嫁何以為成禮乎豈不念父母垂白何以奉甘吉乎朋友固不足道也何忍棄其母弟而不顧乎嗚呼哀哉賀將以城南之地葬伯更而助其生事而逸又狀伯更之行而乞呂氏銘其墓叔夜被薦而逸與之俱行弟妹婚嫁琛與其諸友皆為之調護諸弟皆欲砥節礪行種學積文期有所建立茍或怠惰荒嬉則朋友交攻而聚罵之而伯更之靈陰有所訴居仁書來欲為伯更立謚如孟東野而逸以謂私立名號遞相標榜恐其禍

有不測如東漢之黨錮況韜光晦迹者伯更平昔之心而聲名暴耀者亦伯更之所惡伯更之德行卓卓如此雖不立謚而名自垂於萬古琛等與伯更相别之後鬓益白而齒益揺矣尚有此身復不知幾寒暑矣人皆一死先後不同伯更之死已安其死矣嗚呼哀哉有酒在觴有殽在俎傾寫懷抱寓此毫素不知伯更尚能知否一慟腸裂泣涕如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雜著

讀阮籍傳

善觀人者觀其心不觀其迹盖觀其迹之所已為可以逆知其心之所未為如此者可謂善觀人矣阮籍負英偉之才生非其時陸沈於俗而世之論者遂以為放曠不羈之流而禮法之士至於羞談之豈不過哉當其沉酣於酒傲睨萬物泊然不以世務攖心若無志於天下者至於觀楚漢戰場喟然歎息以謂時無英雄使竪子成名其志盖宏遠矣雖口不臧否人物然青眼視嵇康

白眼視嵇喜是未嘗無意於人物也雖居喪飲酒食肉
然每慟哭輙嘔血數升是未嘗無哀戚之情也以至文
帝欲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皆以酣䁥獲免
則又察微見遠其志有足多也魏晉之交王室不競强
臣跋扈殺戮大臣如刲羊刺豕無所顧憚一時名士朝
不謀夕如寢處乎頽垣敗屋之下岌岌然將恐壓焉故
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向秀嵇康以高簡死王衍王澄以
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籍於是時儻不自混於酒

嶄然出其頭角則死於强臣之手也必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清非期於隘其弊必至于隘和非期于不恭而其弊必至于不恭謂籍不仕耶未嘗隱於山林清不足以名之也謂籍仕耶未嘗俯己以同流俗和不足以名之也非清非和庶幾於夷惠之間乎莊子謂曲轅之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故社託之以神其拙若籍者得非託之於酒以神其拙耶

讀李翺平賦書

余讀李習之文至所為平賦書未嘗不掩卷而歎也嗟乎農桑王道之本也周公用於周而周之治後世莫及也其法制載於書加詳也孟子嘗言於齊梁之君矣齊梁之君不能用也嗚呼使用其言天下非秦有也其法制載於書雖略於周公然其言未嘗不詳也今世之士大夫好髙談而不適於用論農桑之事則掩口而笑曰是老農之所能也吾何與此哉周公大聖人也孟子大

賢人也猶用之以治天下國家言之於其君渠渠若此豈有聖不及周公賢不及孟子而耻言聖賢之事哉雖平賦書施之當時未必可用然其言有感予者故書于集後且以寓其感云

匠者周藝多傳

藝多姓周撫之臨川人也世世為器用之工藝多天資精敏自少時技能已出諸父自以為已不若也故以藝多名之其為人朴厚寡欲不妄言笑衣敝衣拱手立羣匠

側若無能爲者及其操繩墨運斧斤力不勞而器用成羣匠驚駭卻視不敢比肩立藝多泊如也未嘗有矜色諸豪貴家爭邀致之唯恐後藝多不肯屑就必擇其待之以禮者與夫能辨器用良窳者往歸焉否則倍其傭不顧也既往必求靜室遠囂塵者居之平心志一視聽然後用工焉委材於地唯其所用之成無計其日然後盡心力焉詢之則怫然怒迫之亟成則焚其器用而歸杜門誦浮屠書百計誘之不從也嗚呼藝多天下之賤

工也觀其所為世之士有不若也惜其為工而不為士也士之溺於口耳之學未得賢聖之緒餘已挾其能鬻售於世矣唯恐其人之不聞也有能如藝多精於技而不伐者乎勢利回於心則剛毅之志變而為便佞望風奔走無所不為也有能如藝多擇其人而後往者乎博奕飲酒放心於聲色之娛而道之精微未嘗思也有能如藝多遠囂塵而居靜室者乎祿仕誘於前麾之而不去雖終其身不悔也有能如藝多歸杜門而不屈者乎

惜其今且老矣如其壯也使衣冠而居士人之列推其用心以行於世其事業豈少哉余非敢重誣一世之士無其人也蓋賢者少不肖者多睹藝多之事而感焉故私列其傳以自警云

反求齋對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名之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土若鼠居

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為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貢語其鄰之子曰楚之盜不為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何也鄰之子曰子無怨國人尤己也子能為盜故亡物者必尤子子而不為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户不出矣儻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楚人撤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己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諸己曰

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己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諸己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不反求諸己而惟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曰攘其物而怨人之尤己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李子名紱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學故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辟焉

習說

儒有遊學於北而歸者父老幸其歸也且迎謁之顧丐其語以為子弟之訓既語為北人音父老不熟于耳也皆相顧驚愕退而駡且笑曰而祖而父與而兄弟未甞北其人也而毋而妻與而姑姊妹固南其音也而曩之音家人若也至於去其鄉而易之可乎或曰非固易之也習使之然也彼與北人居且久入于耳著于心不自知其音之北也謝子曰嘻有是哉信其習之能移人也使習其德與行如其音之亟成其為益可既耶惜乎習

非其所也不能習此而易彼也父老聞之曰子言然